

慈幼會總會長公函

查諦修士即將列入真福
一個震撼性的先例

1、填補了空缺

本會的聖人和真福，雖具有充份的代表性：計有創立修會的會祖、同創會者、總會長、傳教士、殉道烈士、司鐸和及青年，可是仍缺乏非神職修士的形象，但現在連這個空缺也要被填滿了。

今年三月十一日，我們有幸慶祝本會七位非神職修士殉道者，他們是跟其他二十五位慈幼家庭成員的殉道者，一起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佈為真福的。他們的生活和死亡很清楚地給我們顯示，他們是如何堅決地追隨基督及效忠他們的聖召。

四月二十四日，因亞迪米狄、查諦修士（*Artemide Zatti*）的轉求而獲得的奇跡已被確認；在列品案中，這是宣佈真福的前奏。因此，他將是第一位被宣佈為真福的非殉道的非神職修士。還有其他三位慈幼大家庭的成員也快要登上祭台的光榮：就是瑪利亞、羅梅洛修女（*Maria Romero*），類斯、華略辣神父（*Luigi Variara*），以及歐瑟比亞、巴洛米諾修女（*Eusebia Palomino*）。我們預期查諦修士將於廿五屆全大召開期間列入真福品，它肯定是全代會的一大盛事！

我請你們為西班牙烈士及查諦修士被冊封為真福的事感謝天主，我的這封公函旨在準備本會團體迎接此項盛事，好能認識我們這位會士的一些聖德特色。與此同時，我要指出慈幼會非神職修士的形象，他在本會團體生活的價值和使命，以及以更大決心去推廣聖召。

這封公函的標題可能引起一些疑問，其實我們可以毫無畏懼地去面對！在本會的非神職修士中，天主上智安排了一些可作模範的、甚至聖善的會士，這是無可懷疑的事。我們已在普通團體和傳教地區看見過這樣的會士，而且也跟他們一起生活和工作過。我們也經歷了他們以自己的才幹和忠信，為本會使命所作出的寶貴貢獻。有些修士可能祇擔任一些看來似乎不大重要的職務（如看門、管理祭衣房、看護病人、烹飪、房屋

維修等等)，但依照鮑思高神父所說的話，他們始終是教育的重要元素：「一個好的看門人是一座教育機構的寶庫。」（MB IV 550）然而這並不削弱其他擔任較高職務者的地位（如工房主任、教師、主管、傳道員、牧民激勵者等等）。

我們曾閱讀或聽過許多非神職修士的故事，他們曾接受過獎狀和勳章，這表示他們已盡了他們的歷史責任，充滿基督的愛及遵循鮑思高神父的路線工作。換句話說，他們曾以牧民愛德去實現成聖的願望，以服務青年去活出他們的修會奉獻。標誌著他們聖召的基本元素，在本會的歷史中，今天依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奉獻生活始終是由聖德推動和表達出來的，並無其他的事物可替代。

我本人曾認識不少這樣的修士，許多修士甚至也有傳記流傳下來，使我們能認識他們聖召的道路。他們顯得是「鮑思高神父的人」，被他的魅力所吸引，熱衷於他的精神和使命。他們如同賈列勞神父那樣的說：「不做修道人都無所謂，我已決定要時常同鮑思高神父在一起！」（MB VI 334）這意味著他們深切仰慕天父，熱愛耶穌基督，渴望聖德和完美的愛情，深信天主叫他們在慈幼會的使命中履行這一切。

公函的標題說它是一項「先例」，是指教會以一項公開行動，把一位非神職修士列入可被視作修會會士和一切信徒的神修和愛德生活的模範中。而這是根據許多人的見證，且由天主透過一個奇跡所確定的。

亞迪米狄、查諦是本會第一位將列真福的非殉道的非神職修士，此舉令本會神修模範的系列獲得完整，一如我在上面所說的。

我稱此事為一項「震撼性的」先例，因為它激勵我們，促使我們忠於本會神恩，努力推介本會具有吸引力的非神職聖召的典範。

在這封涉及本會非神職修士的公函中，我無意談及過去文件中已討論過的問題：諸如非神職修士形象的重要性，以及本會權力服務與鐸職之間的關係。我也不想討論有關本會性質的問題，祇在稍後略為提及，因為

已有其他文件和作品在討論這些問題了。

這裡我祇請大家研究查諦修士的形象，好能激勵會省和會院採取具體的步驟，去推廣本會非神職修士的聖召。如果我們不能在會省和地方層面上去感染別人，那麼我們的工作便不會有多大的成效。為使我們的工作變得確實有效，必須從世界性的層面去考慮，但要從地方性的層面採取行動。

2、鮑思高神父的非神職修士

我們且從鮑思高神父和本會特殊聖德的最初經驗說起。遠自本會初期，我們就發現了非神職修士的形象，他們由會祖一手栽培，對修會的運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們祇要想想伯鐸、恩理雅（Enria）就能明白，如果華道角慶禮院沒有他的話，將會變得多麼貧乏。他們對修會的擴展和強大，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尤其在工業學校和服務貧苦青年方面，更是功不可沒。

每個會省、每個國家、每個地區都有人物畫廊，也有出版社把一些較重要的人物刊登出來，並把他們在聖德上所作的貢獻永留青史。

例如，有些在聖地工作的非神職修士，他們就在耶穌的故鄉修成了聖德。其中最顯著的代表就是可敬西滿、施路奇（Simon Srugi），希望不久之將來，他和另一位擔任同一職務：即服侍病人的查諦修士，一起接受祭台上的光榮。

在鮑思高神父的首批非神職修士中，有些是從小就在慶禮院裡長大的，有些已是成年人、曾在世俗上生活過一段日子後才進來的。他們跟鮑思高神父接觸後，發覺自己可用所學的專業和技術，來從事他的教育和牧民工作。於是就產生了一股熱忱，像賈列勞神父那樣的說：「我要和鮑思高神父在一起！」這就是會憲第 21 條所說的聖召火花：熱衷於會祖

的作風和使命，渴望繼續他的神恩和傳揚他的精神。

他們早年所學的專業訓練，配合良好的智慧和成熟的性格，使他們能為團體和教育環境提供重要的服務。我們不但能在杜林，而且也在南美的巴塔哥尼亞找到熱心可靠的看門人、前線的傳教員、建築的監督、以及工房的主任。

慈幼會聖召一開始就給他們提供許多自我發揮的機會，主要取決於愛德和使命的需求，而非取決於他們在團體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服務。要確定和安置一位非神職修士，並沒有嚴格的標準，而要視乎他的慷慨、服從、團體精神、以及聖召的喜樂而定。

鮑思高神父重視質素，看來他並不因神職修士與非神職修士之間的比例而煩惱。他歡迎天主給他打發來的人，無論是司鐸或在俗者，把他們團結在修會的團體中，一起執行愛德的使命。

現在我們可舉若干例子，以證實我們上面所說的話。

若瑟·蒲切底 (Joseph Buzzetti) 是鮑思高神父的初期學生之一。他很遲才發願成為非神職修士，因為他「覺得自己不配」，但實際上他畢生都與鮑思高神父一起生活和合作。他是和他的兄弟嘉祿一起來到慶禮院的，後來嘉祿成了建築師，曾為慈幼會建造了好幾間學校。蒲切底本來想要成為司鐸的，後因一次意外，被子彈轟斷了一隻手指，他不得不卸下修士的長袍，並經歷了一段困難的日子。他幾乎要離開慶禮院而去，但跟鮑思高神父談話後，就決定不再離開他。他做過管理員、要理教師、書局負責人、歌詠團指揮、以及彩票組織者；他是鮑思高神父的得力助手，也是我們會祖一切英雄事跡的忠實見證。

伯鐸·恩理雅 (Peter Enria) 也是很遲才正式成為非神職修士的。他可說是一個奇才，幾乎什麼都會：他是一位音樂教師、劇本作者、畫家、廚師和護士。尤其在最後一項工作中，他更顯示了他的體貼和愛心。他也曾在不同的情況下照顧過鮑思高神父，尤其在他最後一次疾病中，他一

直在旁侍候，直到我們的會祖逝世。

若瑟·羅西 (Joseph Rossi) 是第一個不直接從慶禮院進來的非神職修士。當他 24 歲那年，無意中閱讀了鮑思高神父著作的「青年袖珍」一書，心中立即充滿了熱忱，離開了巴維亞 (Pavia) 故鄉，來到了華道角的慶禮院。他於 1864 年發了聖願，料理貯物室的衣物，往城中購買物品，以及管理工房。他是一個可信賴的管理人員，負責修會的一切物質事務；此項職務使他要多次啓程前往義大利或國外等地。鮑思高神父很喜歡他，並樂意跟他開玩笑。

瑪切羅·羅西 (Marcello Rossi) 要等到頗大的年紀才能決定自己的前途，跟鮑思高神父在一起。鮑思高神父給他委任「臨時看門人」一職，而這「臨時」的職務，他竟準確而忠信地做了四十八年！他被稱為慶禮院的哨兵，而賈列勞樞機則稱他是「鮑思高神父的真正紀念碑」。

我們還可繼續引述許多其他的例子，但我祇簡要地談談**西爾物斯德·基亞比尼修士 (Sylvester Chiappini)** 的情況，因為他也像查諦修士一樣，是移居阿根廷的義大利僑民，也很熱衷於鮑思高神父的精神。他並沒有特殊的職務，卻是南美洲的第一位鮑思高神父的神子。他原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家旅館當廚師的；十八歲那年，他在一間本會管理的教堂中認識了慈幼會士，從此他就經常到那裡去祈禱。稍後他加入了那個團體，並執行其廚師的工作。不久他要求成為慈幼會士，並被接納而成為非神職修士。四十年來，他一直在團體中擔任烹飪、護理、以及許多其他的雜務。

從鮑思高神父本人開始，慈幼會團體以其努力工作的形象，不但吸引了青少年，而且也吸引了善良的成年教友。整個機構因著非神職修士的臨在而成了一個家庭，藉著他們的創新意念，本會的使命顯得多姿多采。

3、亞迪米狄、查諦修士的聖召概況

現在讓我們特別留意查諦修士和他的聖德體驗。凡是首次認識他的人，都很自然地提出這些問題：亞迪米狄、查諦修士是誰？他對慈幼大家庭而言，代表著什麼？他的生平給我們傳達了什麼訊息？他在今日的時勢下，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挑戰？透過他的生平事跡，我們設法回答這些問題及了解其中的訊息。

3.1.在巴塔哥尼亞跟鮑思高神父接觸

亞迪米狄、查諦被召加入鮑思高神父的傳教士行列，展示了首批非神職修士聖召的若干特徵。當然，各人有自己的獨特氣質。

爲了尋找更好的生活環境，十七歲的亞迪米狄、查諦跟其家人離開義大利，移民到巴伊亞、白朗加（Bahia Blanca）。他的父母是類斯、查諦（Luigi Zatti）和阿皮那、韋基（Albina Vecchi），共有八個孩子，四男四女。查諦一家居住於波河（Po）附近的博雷督（Boretto），沒有自己的產業，靠耕種他人的土地維生。

亞迪米狄、查諦在八個孩子中排行第三，他於 1880 年 10 月 12 日出生，並在亞迪米狄、雅敬、狄西迪略（Gioachino Desiderio）瞻禮那天接受洗禮。家境雖不富裕，但教友生活卻很虔誠，這點當他們移居到阿根廷時，變得更爲明顯。在家庭的環境中，亞迪米狄、查諦很快就學會了如何面對工作的辛勞和責任。

我們在列品案的文件中讀到：「1897 年 1 月，不知道是爲了一時的衝動或突發的家庭事件，類斯、查諦決定要帶他的妻子和兒女一起離開義大利，移居到南美的阿根廷。在上世紀末葉，義大利人移民南美洲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而且有很多理由……他們的決定可能是受了一個叔叔：若望、查諦（Giovanni Zatti）的影響，因爲他已在阿根廷的一個新興城市

巴伊亞、白朗加居住，並有一份合適的工作，曾向他們作出邀請。」

(Positio 27)

「離開自己的祖國，不但給亞迪米狄、查諦開拓了一個新的天地，使他能施展工作的能力，而且也使他接觸到一個穩健公教教育的神修資源。看來似乎是去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實則跟隨了上主給他指定的路線。」

(全上)從而引導他跟鮑思高神父接觸。

查諦一家人於 1897 年 2 月 9 日來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四天後乘搭火車抵達巴伊亞、白朗加，並立即融入已在那裡居住的大批義大利移民中。除了努力工作、愛護家庭等的積極因素外，移民活動也帶來了不同文化的重大問題。在義大利的移民中，有一個頗大的反教會組織，他們是於十九世紀下葉在義大利迅速發展的。每年的一些特殊日子，他們就會向堂區和慈幼會團體發動攻勢，作出各種干擾。

在巴伊亞、白朗加，慈幼會士負責仁慈聖母的本堂，而查諦家庭正好在這個地區居住。本堂有兩所學校，一所高中，一所工業。在慈幼會的事業中，固然有虔誠善心的教友，但也不乏狂熱的示威運動者，他們都在這裡找到他們集會的地方；有許多人已開始在堂區四周聚集。

在那些決定追隨鮑思高神父路線的人群中，也有我們的亞迪米狄、查諦。他的家庭與本堂主任嘉祿、賈華利神父 (Carlo Cavalli) 建立了穩固的友誼，他是一位熱心善良的傳教士，特別關懷貧窮和患病的人。亞迪米狄、查諦在賈華利神父身上找到了一位真誠的朋友和一位明智的神師，使他養成了每天祈禱和每週領聖事的習慣。他跟這位司鐸建立了一種靈修和合作的關係。

受了賈華利神父的影響和鼓勵，查諦渴望自己能逐漸關心和照顧別人。事實上，他的業餘時間都是在堂區裡度過的，陪伴本堂神父去探訪病人、舉行葬禮、輔彌撒、以及執行祭衣房的其他職務。

天主教職工組織是傳教士的工作範圍之一，查諦就是照顧主日上前來集

會的職工組織的一個熱心助手。他與他們一起度過下午，跟他們建立友誼，關心他們的處境，並鼓勵他們修德行善。

他做這一切，完全出於自願，並無任何酬勞，祇當作一種愛主愛人的慷慨服務。「作為巴伊亞、白朗加一個物質和商業社會的年輕移民，我們不能對他有更大的要求了。他的此種生活和心態持續了約莫三年，即由 1897 到 1900 年，直到他的聖召開始成熟。」（全上 36）

3.2. 慈幼會聖召

列品案的文件說：「慈幼會聖召應很自然地在查諦的心中產生，這是他神修努力和切願服侍上主和近人的成果。此外，由於他每天跟賈華利神父和其他努力工作的慈幼會士接觸，使他時常面對具體的見證，激勵他要度一個徹底獻身的生活。」（全上）賈華利神父的使徒精神、慈幼會的工作環境、以及鮑思高神父事業在巴塔哥尼亞的不斷發展，都對這位來自義大利的善良移民，產生莫大的吸引力，形成了一個比任何其他事物更為重要的理想。」（全上）

在堂區的圖書館裡，他閱讀了鮑思高神父的傳記，立刻對他發生了很大的興趣；這是他慈幼聖召的真正開始。我們每人的聖召起源，總是跟會祖或他的追隨者有一次啓發性的相遇。

當賈華利神父勸他在鮑思高神父的修會中走司鐸的道路時，查諦顯得他已相當成熟，有堅決的信念和熱忱，能引導青年和成人歸向天主。

因此，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後，二十歲的查諦就於 1900 年 4 月 19 日，進入了貝爾納（Bernal）的備修院，那裡也有初學生和初學後的修士。他毫無困難地跟那些十一、十四歲的孩子們坐在一起，他樂意做長上委託他的任何工作，他專心一意的讀書，以彌補過去所失去的時間，但並不因體力工作打斷他的學習而抱怨。追隨聖召是他的最高理想，絕不因困

難而退縮，他常設法善用天主給他的所有資源。

「從查諦給家人所寫的信件中，我們可清楚看到他當時的心態：就是樂觀主義，愉快地融入團體生活，衷心而忠實地服從長上，有濃厚的修道意識而又兼顧每一件事，謙虛地接受天主的旨意，以及冷靜地面對各種考驗；這些都是從他信件中所透露的特色。」（全上 41）

在貝爾納的備修院中，查諦過了約莫兩年積極研究和培育的生活。

3.3. 疾病的考驗和接受

一宗意想不到的事件改變了查諦的一生。由於他為人可靠，長上委託他照顧一個患有肺結核的年輕司鐸。查諦很慷慨地執行了此項任務，但不久之後，他也染上了同樣的疾病。

此種疾病也威脅查諦的生命，因此他要離開貝爾納，使他的晉鐸前途劃上了一個問號。

「我們很容易了解他當時的心情，不過我們必須承認，他從來沒有對疾病、對長上、或對所處的環境，說過半句抱怨的話。」（全上 49），而且此種持續多年的疾病及對前途的徬徨，更顯示出他精神的毅力，肯慷慨而甘心地接受病痛；這對一個像他那樣的年輕人來說，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1902年9月4日，他從越瑪（Viedma）寫信安慰他的父母說：「親愛的父母，我想我這封信會使你們難過，因為雖然我說病情已經好轉，可是我那不斷的咳嗽一定會令你們擔憂。

親愛的父母，相信你們一定記得這句話：『除非天主允許，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的。』因此，如果我在這裡越瑪咳嗽，是因為天主這樣願意了，為增加祂的光榮，也為補贖我的罪過……如果可能的話，請你們做些善工，使我能時常承行天主的旨意，因為為愛情而做的工作是祂最喜愛

的。祝你們平安，願一切都承行天主的旨意！」

長上們徵求了醫生的意見後，就把查諦修派往越瑪，從此這裡就成了他執行使命的最終地區。長上們所以作出此項選擇，因為這裡有興旺的慈幼會事業，是巴塔哥尼亞的傳教活動中心，有宗座代牧的寓所，而且氣候宜人，又有一位慈幼會醫生：賈勞奈神父（Garrone）在這裡工作。查諦來到越瑪，跟澤非利諾、南蒙古拉（Zeffirino Namuncura）來到的時間恰好吻合，後者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也患了同樣的疾病。他們兩人一起生活了一段時期，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直到 1904 年，賈列勞神父帶南蒙古拉前往義大利為止。

當查諦於 1902 年來到時，越瑪祇有五千多個居民，來自不同的地區和國家，而且大部份都是窮人。

慈幼會事業在當地頗為重要。我們有兩座學院，慈幼會和母佑會各有一座；它們對促進當地的道德水平和物質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慈幼會士在那裡有整套的事業，包括一所寄宿學校和一所外宿學校，也有一所栽培巴塔哥尼亞優質工人的工業學校，以及一所設在郊區的農業學校。在慈幼會事業的中心有一座主教座堂作為該區的本堂。在主教座堂旁有一所醫院和藥房。

這所聖若瑟醫院是於 1889 年，被傳教先鋒賈列勞主教和華基納神父（Vacchina）所創辦的，以應付窮人的需求。賈勞奈神父在成為慈幼會士和傳教士之前，曾在義大利讀過醫學。他於 1889 年 6 月 15 日，即在他晉鐸後數小時，就被任命策劃和領導那所醫院。

醫院和藥房將成為查諦的工作領域。

3.4.成爲非神職修士，時常跟鮑思高神父一起

當亞迪米狄、查諦離開貝爾納時，他還不是慈幼會士。縱使他患病，長上仍把他送往越瑪作爲備修生，因爲看到他有良好的品德，而且他堅決表示想做慈幼會士；這是修會跟他之間的一種互相信任的行動。

查諦尚未放棄他最初的志願，他繼續考慮他的司鐸聖召，因爲他的健康已開始好轉，而且能在賈勞奈神父的藥房裡擔任連續和辛勞的職務。

令人感動的是，即使疾病似乎已奪去了他晉鐸的希望，但他仍堅定不移地保持自己的聖召。例如他於 1902 年 8 月 7 日，給自己的親人這樣寫道：「我請你們明白：不但我願意，而且長上也希望我能穿會衣；可是有一條會規這樣說：如果某人的健康有輕微的問題，他就不能穿會衣。因此，如果天主認爲我尚未堪當穿會衣，就請你們爲我祈禱，使我能早日康復，以滿足我的願望。」（全上 79）

可是到了某個階段，爲了不要讓此種不明朗的情況無止境地拖延下去，就作出了一個明確的決定。長上們雖留意到他的健康有所進展，但對他未來的情況不能有完全的信心。當時的結核病，是不能確保能完全康復的。而查諦當時約廿三、廿四歲，要修讀的課程依然很多，對一個患結核病的人來說，肯定是不很適合的。

另一方面，他已開始在藥房裡工作，而且相當成功和令人滿意，況且此項工作也適合於一個非神職修士；可能賈勞奈神父也給了他若干壓力，要他留在自己的身邊工作。

鑑於這些情況，長上勸喻查諦繼續保持他獻身事主的志願，但可發願成爲慈幼會非神職修士；這似乎是一個把健康問題擱置一邊的明智解決方法。查諦所最渴望的，就是在慈幼會內把自己完全奉獻於天主。長上的建議與查諦的接納應在 1904 年和 1906 年之間發生，但確實的情況則不得而知。

此項決定似乎不是爲了否定他的讀書能力而作出的；事實上，長上們一致承認他聰明睿智，有充份的文化水平和平衡的判斷力。

長上們似乎還不知道他在賈勞奈神父的建議下，曾向聖母作了一個許諾，就是如果他獲得痊愈的話，就會獻身服侍近人。當查諦於 1915 年親自予以証實時，此事才變得公開。

事實上，就在那年爲賈勞奈神父建立墓碑時，在當地的一份雜誌上，刊登了查諦的此項宣言：「如果我現在身體健康，能爲病人做多少善事，我要把它歸功於賈勞奈醫生（這是查諦對他的稱呼），他看到我的結核病日漸惡化，而且多次咳出血來，便坦白地對我說，如果我不想像許多其他病人一樣的死去，我就該向聖母進教之佑作出承諾，要留在他身邊幫助其他的病人；祇要我信賴聖母，聖母會醫好我的。

我相信了他的話，因爲我聽說聖母進教之佑曾很明顯地幫助了他。我作出了承諾，因爲我常想幫助其他的人。由於天主俯聽了我的祈禱，我痊愈了。」接著是亞迪米狄、查諦的簽名。

這是一項莊嚴而公開的聲明，具有他的簽名，顯示出他的信德和決心，要爲照顧病人而完全奉獻自己。

這樣一來，查諦既明白自己的處境，「又習慣在長上的措施上看到天主的聖意，便接受成爲慈幼會非神職修士，以此種方式把自己奉獻於天主。他爲自己的痊愈而向聖母所作的許諾，似乎也很配合這種解決方法；因爲他以非神職修士身份，能比以司鐸身份更全面和更直接地去幫助病人。」（全上 80）「他的基本態度就是時常做天主所喜悅的事。」（全上 81）

我們可以看到查諦總是先尋求天主的旨意，而且堅決要同鮑思高神父在一起，盡可能的幫助他。他已是一個屬於鮑思高神父的人，因爲天主已使他跟這位充滿魅力的聖人接觸。在巴塔哥尼亞地區，鮑思高神父確是各類天主子民的福傳和培育工作的偉大先鋒。因此，查諦早已作好準

備，要向本會生活的聖德目標邁進了。

究竟要成爲司鐸抑或非神職修士？有一次，他對一位會士說：「無論作爲司鐸，或作爲非神職修士，都可以侍奉天主；在天主面前，兩者都是一樣，只要你把它視作一種聖召，以愛心去實踐它！」

因此，他對自己聖召的轉變，並不覺得悲哀或反抗。而且，他還對自己能成爲慈幼會士及清楚認識了天主的聖意，而深表感激。他於 1908 年 1 月矢發修會誓願，當時他已二十七歲，事後他寫信給家人說：「我心中充滿了神聖的喜樂，因爲仁慈的天主賜給了我一個超乎我意料的大恩（而這我要歸功於你們和別人的祈禱）。我寫這信，是爲請你們藉領聖體和望彌撒，同我一起感謝天主和聖母……」（全上 84）

每人都領有自己的恩寵，它們或以愛德、或以慈幼使命、或以聖德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些就是引導他生活的關鍵。查諦修士已準備善用他的恩寵，而天主也時常協助他。

3.5.全天候的慈善撒瑪黎雅人

在越瑪，查諦修士既恢復了健康，就能執行他照顧病人的使命；他由一個病人而成爲一個護士，而別人的疾病就成了他的使徒工作和使命。他以「與我靈」的精神，把全部時間投入此項工作，而且不斷地擴展他的活動。

他就是從這個角度去策劃他的將來。從那時起，他那獨特的個性、安詳與幽默的作風、以及專業的技能都不斷地增強。在天主恩寵的協助下，他能以服務和犧牲的精神去面對各種新的挑戰和需求。

日以繼夜踏自行車去探訪醫院和窮人的家庭，是他執行使命的前線工作（今日自行車在越瑪已被視作一件歷史文物）。開始時，他以賈勞奈神父的合作者身份，把自己獻給天主，致力服務人群。後來當賈勞奈神父

於 1911 年逝世後，尤其於 1915 年當新的醫院落成時，他就成爲主要的負責人，成爲此項事業的主任和管理者。他親自處理一切事務：接待來賓、訓練員工、指導業務、以及支付薪水；他陪伴醫生巡視病房和做手術；他購置一切所需物品及留意各項維修工作，尤其設法使收支取得平衡。他的一句說話已成了名言：「我不要求天主給我金錢，祇指示我它在什麼地方。」

從他每天的工作時間表，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致力於自己的使命，如何重視團體的精神和神修的生活，現在且讓我們瀏覽一下他的每天生活。查諦修士每早由四時半或五時起床，在聖堂裡作了片刻個人的祈禱後，就與團體一起默想和參與彌撒。

接著，他就到醫院的病房去，微笑地問候眾人說：「各位早安！耶穌、瑪利亞、若瑟萬歲！」然後他又問道：「大家仍然活著嗎？」此時有些老人，會從床上轉身回答他說：「是的，大家都活著，查諦修士！」「多謝天主！」他愉快地說了一聲後，就逐一地去探望躺在床上的病人，看看他們有什麼需要。若發現有病人已經死去，他就親自把屍體搬到停屍間去。

探訪完病人後，他就到餐房去吃早餐，然後再到病房給病人提供所需的物品。接著，他就穿上一件白襯衫，踏著自行車，前去給那些四散在附近村落的病人們打針。當需要有抗生素的時候，他的工作就會增多，因爲每兩小時、甚至夜晚也要前去給病人們注射。

他的一位助手說：「他很少能夠整夜睡眠的。」他時常踏自行車出外工作，若有機會也乘搭貨車，但從來不坐汽車。

中午十二點（沒有人知道他用什麼方法使自己時常準時），他已跟團體一起唸午飯之前的經文了。他閉上眼睛，雙手合什，虔誠而專心地祈禱。幾乎時常是他打鐘去召集會士的，而且他很樂意打鐘，因爲鐘聲就是天主的聲音！

午飯後，他經常跟那些療養中的病人玩滾球的遊戲，而且玩得很起勁。下午二時至四時，他再踏自行車外出。他從不放棄茶點，茶點後他又再次前往城市，或巡視病房，或處理賬目及修理器具等事務。

晚上六時，到聖堂聽聖書及望聖體降福。當病人吃完晚飯後，他再次巡視病房，請病人祈禱，給他們講「晚訓」，就是給他們留下一個取自聖人行實、或鮑思高神父生平、或當天禮儀的好思想。短短的幾句話，卻有豐富的內涵。接著，他仍然工作，給護士們講晚訓，為他們的工作提供特殊的訓示和具體的方針。

晚上八時，跟團體一起晚膳，晚膳後再到病房巡視一次，就回到自己房中閱讀一些書籍或做私人的工作。夜間由於病人的急召，通常都要一次或多次的起床。

他生活在一個每天都重複著同樣困難的環境中，可是他也得到別人諒解和同情。他已逐漸成熟，而友善的團體生活也幫助他堅決地修德成聖。查諦修士沒有辜負天主所賜的恩寵，利用一切去修練英雄般的德行。在四十年漫長和辛勞的歲月中，這位天主忠僕不斷地在慷慨服務和尋求專業技能中成長。查諦修士並非一個普通的工人，而是醫院的真正主管，擁有豐富而實際的醫學知識，連醫生們也不能否認。「公共衛生部門」正式承認他是一位醫護人員（編號 7253），而他藉著私人的研究，又從柏拉達大學（Plata）獲得了藥劑師的資格，這是開設和經營醫院藥房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從醫生們的一致見証，可以看到他是多麼捨己為人，他是多麼能幹和有信德，以及他對醫生們是多麼的尊重！

在越瑪所過的四十年期間，有不少特殊事件可以證明查諦修士的穩健德行和慈幼會的精神。例如 1915 年，當他因一個在醫院裡醫病的囚犯突然潛逃而被關進監獄數天時，他顯得十分平靜；1941 年，在他不願的情況下，把舊的醫院拆毀，而新的醫院尚未竣工時，他仍顯得忍耐和審慎；

1934年，為參加鮑思高神父列聖品典禮而在義大利所過的三個月中，他表現了本會的無比歡樂精神。

3.6. 準備見天主：被稱為「窮人之父」

自從結核病痊愈之後，查諦修士的健康一直良好，使他能接受繁重的工作和巨大的犧牲。事實上，祇有造福他人的那種神火，才能解釋他不辭辛勞，時常愉快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幾乎沒有任何休息的時間。

但上主再次叫他參與自己的苦難，要他跟自己所服務的病人分擔痛苦。1950年7月，當他不慎從梯子跌下而去診治時，發現他的肝臟功能衰退，稍後更斷定他的肝臟生有腫瘤。

他接受了事實，由於知道自己病情的進展，他竟替醫生準備了自己的死亡証！儘管痛苦難當，他仍安詳愉快地忍受，以他剩餘的能力為團體工作，在他最後的歲月中期待著上主的召叫。他多次說：「五十年前我已準備來這裡死亡，竟然可以活到現在，我還能有什麼要求呢？我過了一生的歲月，就是為準備目前這個時刻……」

他蒙主寵召的時刻終於在1951年3月15日來臨。

舉行葬禮那天，越瑪可說是萬人空巷，沒有居民留在自己的家裡：成年人為了仰慕和感恩而參與葬禮，孩子們則見證該城歷史重要的一刻。整個越瑪都向這位「窮人之父」致敬，大家都這樣的稱呼他，因為他隨時歡迎那些來自遠方的特殊病人和貧民，他能在白天或夜晚任何時間進入最貧窮的家庭而不會引起任何猜疑，他的財務雖經常出現赤字，但跟當地的銀行卻能維持良好的關係，因為後者對那些照顧市民的醫療機構時常予以友善和慷慨的合作。

我們可以繼續講述下去。列品案中所涉及的生平事跡可說非常豐富，含

有許多感人的故事。我們既認識過他，而且也記得他的言行，因此可以證明這些事跡的真實性。在民間流傳的軼事甚多，有時甚至有些誇張。因此在列品案展開之前，一般輿論已認為他是一位愛德的巨人，但由於惡人指責他不合法行醫而使他變得更為偉大，因為此項指責已被市民否定了。

似乎是為了延長他在越瑪市的臨在，有一條主要街道和一座現代化的國立醫院以他為命名，並豎立了一個紀念碑去紀念他。

慈幼會修士亞迪米狄、查諦確是一位「慈善的撒瑪黎雅人」，他有鮑思高神父的作風，「顯示和施展天主的慈愛」，同情、治療、安慰病人和青年，給他們打開信仰和希望之門；他愛護眾人，也知道被眾人所愛，正如鮑思高神父所要求的。

4.查諦修士的訊息：今天的展望

4.1.慈幼聖德的獨特見證

我們所簡單敘述的查諦修士生平，把我們引進了他神修生活的核心。當我們看到慈幼聖召在他身上所產生的變化後，我們發現他有慈幼聖德的若干特點。我們已察覺到他的某些表現：如強烈的天主意識，完全承行祂的旨意，仰慕鮑思高神父，融入本會團體，家庭精神，以及個人的神修和祈禱生活等等。我們祇要留心觀察，就能看到他完全獻身於本會的使命，就是接納各類窮人、醫治患傳染或被人拒絕的病者、尋找為社會遺棄的邊緣人物、以及引導病人和臨終者回歸天父。這是一項積極的社會行動，完全是由基督的愛所驅使的！

他的有些行動不但不尋常，而且可說是英雄般的，例如他把自己的病床讓給最後來到的病人。

即使查諦修士逝世至今已有五十年，而奉獻生活及本會非神職修士的聖

召和培育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但查諦修士所跟隨的慈幼聖德路線是一種徵兆和訊息，給我們履行鮑思高神父使命的人帶來了新的展望。這樣就實現了我們的會憲所說的：「許多會士圓滿地實踐會憲所標明的福音理想，有的已度過人生旅程，有的還和我們在一起，他們在成聖的道路上不斷地鼓勵和扶助我們。」（憲 25）。我們這位會士能被列入真福，表示他已達到了「一般教友生活的高水平」，這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的宗座文告中鼓勵我們的。

他的見證是針對每位慈幼會士和每個團體的。它給我們指出，聖召是依照我們所領受的神恩特性，在天主內生活的一種體驗。這是我們應遵循的途徑；如果離開了它，一切都會變得漫無目的！

4.1.1. 鮑思高神父的吸引力

尋找天主在其神秘計劃中，為我們每人所安排的一生主要目標，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如果我要用言簡意賅的句子去表達那引導查諦修士每個步驟的秘訣，我認為一切都包括在以下這句話裡：「時時處處追隨耶穌，同鮑思高神父一起，像鮑思高神父那樣！」

在這句話中，有一塊不斷吸引和引導他追隨基督的磁石，就是鮑思高神父！這裡有整個奉獻，無論何時何地，不管是什麼場合、什麼角色或職業。這裡也有各項教育活動，像鮑思高神父所做的那樣。

讓我們約略地考慮這些因素。

4.1.2. 整個獻身於使命

會憲說：「我們整個生活的具體格調是由使徒的使命所構成……」（憲 3）查諦修士在委託給他的職務上履行了本會的使命，以鮑思高神父的作風，像慈善撒瑪黎雅人那樣的去實施教育牧民的愛德。

信德使他在病人身上看到耶穌，連那些危險的、畸形的、或令人反感的病人也不例外。一系列的軼事給我們顯示，他如何悉心照顧那些為人遺棄的病人，因為他們畸形、有傳染病、或難以相處。這已給我們顯示出他的工作心態如何，但更值得我們欽佩的，是他對母佑會修女所說的話：「修女，請為十四歲（或七十五歲）的耶穌準備一件衣服和一張病床！」這些修女可說是他恆久而細心的合作者，負責照顧醫院裡的女病人。

他雖長期跟病重垂危的人接觸，但絕不成為一件例行公事；痛苦和死亡，尤其是年輕人的，總會使他深受感動，引起他很大的同情，但又不失內心的平靜。他對待年輕的病人有一種特殊的能力，甚至能協助他們以信賴、愉快、安詳的態度安息於上主懷中。我很喜歡一位證人給我講述的這件軼事：有一個已接近死亡的少年，查諦修士像一位慈父和兄長般的對他說：「讓我們去見我們的天父吧！請閉上你的眼睛，合起你的雙手。現在讓我們一起唸：我們的天父……」少年的靈魂就在祈禱聲中飛到天上去了。查諦修士就是以這種方式陪伴少年去見天主。

這肯定是上主的一項恩賜，但也是他不斷與主契合的成果；他的愛德已成為他的生活方式，能把它傾注在我們所服務的人身上。這是一種侍奉天主和服務人群的自我奉獻，是本會使命的原動力，鮑思高神父把它濃縮在「與我靈，取其餘！」這句話內。

查諦修士以具體方式給我們展示了本會使命的深邃意義，它完全集中於愛主之情上，而我們則要把它灌輸給我們所服務的人群。

4.1.3.護士和教育者

在患病或受考驗時，查諦修士不祇是一位護士，而且也是一位信仰教育者。正如我在上面說過的，他在醫院裡營造了一種家庭的氣氛，每天早

上，大家都會齊聲回答他的發問：「大家都還活著嗎？」接著他就協助有需要的病人，並感謝天主。

家庭氣氛也展示在午餐後的玩滾球遊戲上，尤其是每天的晚訓，更顯示出慈幼會的作風。除此之外，他還要接見母佑會修女和其他的合作者。有人說，查諦修士所用的主要藥物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態度、他的談笑、他的愉快、以及他的愛心。許多人都可以為此作証。因為他不祇是施予藥物醫病，而且協助患者在自己的病情上看到天主的聖意，尤其是當死亡即將來臨的時候。

查諦修士確實把照顧病人的使命當作自己的教育領域，每天都用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就是理智、宗教、與和藹。他親切而和藹地援助貧苦的病人，使他們了解和接受自己的處境，積極證明天主的臨在和祂無限的愛情。為這緣故，我們可說這位會士的聖德，具有教育的意味。

這裡我想談談關心健康作為本會使命領域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本會兩位正邁向祭台光榮的非神職修士：亞迪米狄、查諦和西滿、施路奇，都是在這個領域中工作的；除了他們兩人外，我們還可以加上類斯、華略辣神父。想到關懷病人在耶穌宣講中的地位，又看到健康問題在本會使命及在個人和團體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們可從查諦修士取得靈感，去探勘迄今尚未發現的愛德領域，使我們所提供的服務成為天主愛人的標記，以應付平民和青年們的需要。

我請你們留意健康和教育連在一起的可能性。有時我們看到我們的學生都有這兩種需要。我本人有幸參加了一個女修會的兩屆全會代表大會，首先她們透過特殊的機構去展示她們的教育神恩，稍後由於跟年輕的病人接觸，她們也毅然接受了照顧病人的職責。她們曾作出這樣的決定：就是修女們的任務是教育病人，至於醫治的職責則留給專業人士。

實際上，在我們的廣泛教育團體中，我們要照顧青年們的各項需要：如

教學、文化、活動、遊戲、社交、要理、身心健康、保護環境等等，由此而產生各類的教育活動。

4.1.4. 「聖化的工作」：神修與科技的結合

細心研究查諦修士的生平，將使我們認識每天行動和人性價值的尊嚴，這些都是俗世生活的一般情況。

這證明人類的每件事都能接受基督的價值，並在信、望、愛三德和洗禮的恩寵上表達出來；大公會議曾一再強調了這點。

查諦修士的一生也充滿護士生涯所難免的各類瑣事，而且很易淪為例行公事。可是他以愛德去做一切，愛德滲透和改變了他的每件事情，成了他生命的原動力和沉默的福傳行動。此外，他努力進修，使自己能更妥善地克盡已職，也可被視作愛德的表現，因為慈幼會士「要設法簡單而有節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憲 18）

此事一面顯示出自然規律的自主性，一面也使我們相信「善事必須妥善地完成」，而基督的肢體（即病人、貧民、和有困難的青年）應以熱切的愛德和創新的智慧去關懷。

從可敬查諦修士的生平，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正設法在專業的修養和神修的進展之間取得最大的協調。

專業方面的進修在今天的社會中是無可避免的，但對修道生活卻構成一項挑戰。事實上，修道生活有被蒙上俗世色彩的危險，使它的性質降至次要的地位，而它的性質原是跟超性的動機聯繫的。

此項挑戰應以特殊的「統一恩寵」去應付，它把專業活動演變為奉獻生活的資源，而且還賦予它一種較高的質素。有了這樣的統一，就會產生機警的愛德，對科技的進步具有信心，跟其他的人進行對話，好能鞏固自己的聖召，使它成為福傳的力量。

查諦修士清楚明白、並切實履行了真福李納德神父所說的「聖化的工作」，李納德神父曾為此向教宗求得了特殊的大赦，並把它視作慈幼神修的一項主要特色。在「工作」的概念中，含有各項專業的技能，而在「聖化」的概念中，則有愛德、奉獻、以及犧牲的精神。

這樣的一種工作，是慈幼會士努力避免把專業技能變為自我表現的一種成果，好能把它化作一種服務他人的，含有教育作用的專業。

這樣，慈幼會士藉著他的經驗，就能教導青年們一種新的專業，它由福音取得靈感，能夠刷新生活的質素。它是科技和文化、交際和溝通、道德和神修互相協調的結果，給予人類工作一種新的意義，並支持和鼓勵愛的文明。

4.1.5.以福音精神反映出天主

使查諦修士致力於本會使命和他的專業工作，並令人一見就為之感觸的，就是他的內修生活，他是主的門徒，時常與主結合，並跟會士共融團結。

從醫生們的判斷、合作者的評語、公眾的輿論、以及會士們的意見，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完整的人」，是一個平衡的慈幼會士，各方面都很協調，有一個統一與安詳的性格，能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天主的奧跡。令人驚奇的是，查諦修士雖有各類工作和雜務，卻從不失去他的團體意識，他總是參與每天的祈禱，跟會士們一起用膳和分享歡樂的時刻，他在這些場合中表現得最為興奮。對他來說，慈幼會團體是他體驗天主和福音友愛的地方。

我們可從宣佈其英豪德行的文告中，引述一些證人的話。

說到查諦修士的信德和內修生活，貝雷茲蒙席 (Mgr.Perez) 聲明說：「在我的印象中，查諦修士是一個與主契合的人，祈禱像是他靈魂的呼吸，

他的一舉一動，都顯示他徹底履行了天主第一誡：就是全心、全靈、全意、全力的愛天主。」

洛貝神父（Fr. Lopez）也作證說：「天主忠僕查諦不斷地祈禱，是顯而易見的事。他一面踏自行車，一面祈禱；同樣，當他照顧病人時，他也祈禱。他很自然地說一些顯示信德和激勵心神的話，甚至也對修道人這樣說。」

說到他的修道和團體生活時，列品案的文件指出，這位聖善的護士首先是一個修道人，是一個團體的成員。他給病人提供的服務，從不成為他推卸團體責任的藉口，也不成為他跟天主疏遠的理由。

柏力道神父（Fr. Prieto）作証說：「在履行團體職責方面，他是無可指責的。就是說，他從不會利用自己職務的自由，而忽略他團體的本份。」他又繼續說道：「天主忠僕查諦是一個模範守規的修道人，他時常準時，且從不缺席，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說：『我不在這裡，因為……』他總是積極地參與團體生活。」

洛貝神父曾是查諦修士的院長，我們且聽他如何談及這位修士的神貧：「他很準確地實踐了這個德行，而且超越了一個慈幼會修士的神貧範圍。他完全顯示自己已捨棄世上的榮譽和財富；當他能自由處理自己的業務時，從沒有人看見他為了滿足自己的願望而獲得任何物品，也沒有人向我提出這類的投訴。這位天主忠僕熱愛神貧，甚至可說已同它締結了良緣。他確實是一位神貧的人。」

關於他的聽命精神，沙維奧利神父（Fr. Savioli）作證說：「從我觀察所得，他對長上履行謙恭和孺子般的服從，我記得他曾向彼迪蒙德神父（Fr. Pedemonte）徵求意見，我認為他跟其他的長上也會這樣做。我知道他履行了一種簡單、迅速、和愉快的服從。」

這一切都給我們顯示，我們這位會士的福音見證是多麼值得眾人效法，我們確實可以稱他為「天主的反映」。

4.2. 慈幼會非神職修士

現在我要約略討論一下查諦非神職修士聖召的特色，這個聖召影響了他的所有行動和聖德途徑。

如果說慈幼會神恩沒有非神職修士的形象，將缺乏一個主要的成份；我們就能很容易明白，教會把我們修會一個如此重要成份的代表捧上祭台，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

因此，整個慈幼大家庭都該以特殊的熱情去慶祝這件盛事，而且要藉此宣揚非神職修士的形象，作為鮑思高神父身邊的得力助手，與他一起拯救人靈，充滿教育和牧民愛德，不斷地修德成聖。因此，不可視為工作的補充力量，卻要視作天主的體驗，在團體中生活，並為青年們服務。

4.2.1. 本會團體中的非神職修士形象

在亞迪米狄、查諦的經驗中，突出了本會非神職修士聖召的某些特色，可使我們接納、實踐、並在團體和培育工作中推廣。

查諦修士所追隨的慈幼會聖召路線，要求我們細心研究，因為它是一個應時常追溯的典型根源。

我們已簡要地介紹過第一批非神職修士如何在鮑思高神父身邊形成，協助他從事教育牧民的工作：有的來自慶禮院的學生，有的是成年的平信徒，以他們的專業技能來服務青少年。他們在鮑思高神父的環境中發展他們在人性、專業和宗教方面的水平，並成為真正的寶藏，不但因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也因他們所展示的教育質素。

這樣，本會非神職修士的形象，就在慶禮院的環境和本會的初期團體中形成了，他們的特色至今仍留在本會內，作為神恩的純正表現。

會憲第 45 條描寫了若干這些特色，並說非神職修士與其他會士具有同一的聖召和使命，能提供自己特殊的貢獻，「他們較為接近青年勞工界，可為在世的天國作出見證。而慈幼會司鐸則致力於促進人性發展和培育信仰等的司鐸職務。」（憲 45）

本會非神職修士的形象，應從富有各種恩寵的本會團體環境下去觀察。關於這點，我認為重溫三年前我所寫的公函：「天父祝聖及派遣我們」（ACG365）是頗有益的，尤其那段以「本會奉獻團體的許多恩寵」作為標題的文字，更是非常重要。

我曾這樣寫道：「在慈幼會團體中，有司鐸和非神職修士，大家相輔相成，彼此充實。兩者構成一股不尋常的力量，為教育使命作出見證。我們可能提出疑問：究竟本會的司鐸和非神職修士在使徒奉獻的見證中，展示什麼形象？在俗特性在『奉獻生活』中強調什麼？而『奉獻生活』又賦予什麼給在俗特性？這兩者都已被慈幼精神融合為一。同樣，我們也可發問：司鐸的職務在慈幼奉獻生活中強調什麼？後者又賦予什麼給鐸職？」

真正的價值並不在乎外加的會員質素和類型，而在乎慈幼團體本身的形象。

慈幼會非神職修士『把奉獻的恩寵與在俗的特性結合在自己身上』

（CG24 154）；他不在世俗環境，而是在奉獻生活中保持在俗者的地位；他以慈幼修道人的身份活出在俗的聖召，而以在俗者的身份活出慈幼修道人的共同聖召。

廿四屆全大聲明說：『非神職修士給獻身的弟兄們展示創世及俗世事物的價值、給在俗弟兄們則展示為天國而全面獻身事主的價值、他向眾人展示自己對勞動界的特殊敏感度，並關懷當地的環境和他藉以展開教育

牧民工作的職業要求。』（CG24 154）

職業技能、俗世工作、以及具體事務等，都是他們引導人類（尤其是青年）邁向天國的活動範圍。『爲他們什麼都是開放的，連司鐸們所不能作的事也不例外』；可是一切都以基督的愛爲基礎，致力於傳播福音和拯救青年。

尤其在把司鐸視作神聖或知識份子的情況下，本會非神職修士的奉獻方式，宣示了天主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臨現和交往，也指出了成爲主的門徒應先於成爲教師，爲信仰作證應超越任何任務和職責。

在本會的團體內，修士和非神職修士構成一個模範的友愛團體，消除因地位和職務的不同而產生的距離，好能在同一的生活方案中展示不同的恩寵。彼此的關係是互相充實和協調的根源，在那團體中，鐸職並不削弱修道的身份，而在俗特性也不減少奉獻的價值。」（ACG365 p.37）

我們必須承認，在修會中存有非神職修士是一個普通的事實，但他的形象在其起源、演變、目標和團體中的地位方面，卻各有差別。一開始就是修士，「全體都是修士」是一回事；但奉召跟一個牧民團體合作，要以聖事去培育青年和平民，卻是另一回事。當然，本會並非唯一修會把非神職會士視作自己身份和使命的組成部分。本會負責研究奉獻生活的委員會指出，在每個修會中，非神職會士的形象和地位應依照神恩而定，也要考慮社會和神學方面的因素，但不可跟自己的神恩和使命分開。對我們來說，此事已在廿一屆全大中討論過，衛甘諾神父也曾提及，而且已被會憲所確定。它顯示出在俗特性滲透著我們的生活和家庭，甚至留下很深刻的標誌：我們是教育者，在許多世俗活動的領域中工作，而其經營、操作、則跟牧民指引有關。本會的使命也包括促進人性發展的俗世成份：如工作、教學和運動。在慈幼大家庭的範圍和本會的事業中，我們往往要跟許多在俗人士一起工作（如校友、協進會會員、和合作者）。爲這緣故，修會團體（尤其是教育團體），顯示了教會和天主子

民的真正面目。

然而，我們的主要活動是很明顯的：就是要使青年跟天主建立關係，叫他們以天主子女的身份去生活。在本會團體中，在俗成份以獨特方式跟牧民工作和司鐸職務融合，我們要設法把團體的基礎：即耶穌基督展示出來。鮑思高神父要求長上利用司鐸的職權為團體的利益服務，就是要藉宣講天主聖言和施行聖事而引導眾人與天主溝通。為這緣故，根據我們的會憲：院長、會長、總會長，必須是團體中的一位司鐸，而並非祇是事業的主管和協調者。

這在執行權力方面，或在團體的神修生活方面，都帶來頗嚴重的後果。團體並非祇以技術協調和管理的小組，而是一個要予聖化的社團，像耶穌對其門徒們所做的那樣，用各種方法使他們與天父結合。

但在這樣的環境中，非神職修士在促進會士和青年的聖化工作方面，並不比司鐸遜色。他們也可在教育領域中擔任重要的職務，以成熟的步伐去跟隨慈幼會的神修途徑。

非神職修士並不缺乏執行重大職責的機會，足以影響團體生活和使徒工作。需要作出牧民行動的教育和俗世範疇是很廣闊的，非神職修士的聖召應開放給各式各樣的愛德工作，這些都是他獻身生活的最佳表現。

由此可見，非神職修士聖召的表現方式，在本會的團體中的確很多。「在修會內，具體履行在俗奉獻生活的方式不但很多，而且多姿多采。」正如查諦修士和許多其他的會士所証實的。本會使命的在俗特性、照顧貧苦無告的青年、關注勞動階級的處境、參與傳教工作和大眾傳播等活動，都跟非神職修士的聖召息息相關；他們已在傳統的角色中擔任了這些職務，但隨著時代的轉變，他們也可扮演新的角色和擔任新的任務。

本會的歷史告訴我們，非神職修士往往在教育青年的使命和傳教的事業上，作出特殊的貢獻，我們祇要想想本會工業學校和福傳工作跟非神職修士之間的特殊關係，就能明白此點了。

他們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但並非不確定。不確定能導致籠統和含糊，但多元而互補卻能充實團體和使命。因此，我們不要認為有些看來似乎卑微的工作，是毫不重要的。正如我在上面所引述過的鮑思高神父所說的話：「一個好的看門人，是一座教育機構的寶庫。」這句話表示，教育的成功，有賴於各方面的因素。我本人可以引述幾個看門人的故事，他們確實是遙遠巴塔哥尼亞的彭巴斯（pampas）的寶庫。

4.2.2. 若干特點

正如我曾說過的，在談及本會非神職修士時，我無意討論有關他聖召和使命的各項因素。我祇是從查諦修士的聖德取得靈感，來考慮非神職修士的身份、他對使命的貢獻、以及他在團體中的地位。現在我就約略地加以論述。

4.2.2.1. 修會的模式

許多修會都有非神職的會士，這是跟修會的制度模式直接有關。我們知道，這是教會層面的研究對象。事實上，在討論奉獻生活上的主教會議上，曾建議要研究各神恩之間的關係、會士的形象、以及修會的模式（神職修會和非神職修會）。在「奉獻生活」的通諭上，教宗談及要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來研究一個所謂「混合修會」的課題。

為配合委員會的工作，廿四屆全大會就本會的模式提供了下列的方針：

「根據奉獻生活通諭和修會模式的發展，廿四屆全大會認為研究本會可能採取一種『混合修會』的模式，是頗重要的。也要探討此項革新是否符合本會的神恩以及會祖的原來計劃。」（CG24 192）

我們知道，上述委員會尚未完成它的研究，因此我們仍沒有確定的方針。但至少知道一件事，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效忠於每個修會的神

恩。

然而，廿四屆全大的努力依然是有效的，當委員會的研究結果發表時，此項問題會再提出來討論的。

4.2.2.2. 本會非神職修士和在俗合作者

這個主題在廿四屆全大召開期間，我曾多次被人詢問，包括以下各類問題：「在一個由慈幼會士和在俗者組成的新的工作模式下，本會非神職修士的地位如何？如果使命的主體、工作的核心是由慈幼會士和在俗人士組成，那麼非神職修士的特殊貢獻或功能是什麼？有這麼多在俗人士參與鮑思高神父的使命和精神，難道不會削弱非神職修士作為本會使命在俗特性的表現嗎？

讓我們立即聲明，如果我們撇開修會的奉獻不談，祇在角色和行動方面爭辯，這不但擾亂層次，而且完全改變幅度。所以最近那些奉獻生活和使徒生活的修會都在強調教友追隨基督生活的三種情況：即司鐸、平信徒、以及為神恩而獻身的人士。

因此，非神職會士（包括本會非神職修士）跟在俗合作者的第一個主要區別，是來自他作為「奉獻人士」的身份，即來自他跟天主所建立的盟約關係。一個修道人立刻表示出一種超性的意念，懷有一個愛主愛人的目標，是不會有前途的。祇在職務、地位或階級上尋找區別，將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必須閱讀使徒們如何服務群眾的那些福音章節。

削弱本會團體作為推動核心的身份，或在教牧團中祇有領導功能而無見證作用，能使獻身的慈幼會士淪為跟在俗合作者同等的地位，尤其是在他們的各項活動中。而這就是廿四屆全大深表擔憂的事：「梵二大公會議後，在俗者聖召已趨成熟，並對慈幼會士作為獻身者的身份作出挑戰。在若干慈幼會士身上，可以察覺到一些令人擔憂的情緒：有些會士

認為在俗者可以做獻身者所做的一切或幾乎一切的事，而不改變其在俗者的身份；有些會士認為，與其以獻身者身份在一個限制其活動的團體中做善事，倒不如在外面以積極的在俗者的姿態去做，而且更有效益。」（CG24, 45）

關於這些憂慮，廿四屆全大已作出了回應，就是要把慈幼會士視作奉獻人士，尤其當它談及「教牧團的靈魂：獻身者的團體」時。我在大會結束時，也曾強調了這點，說有許多人參與了鮑思高神父的神恩，「但慈幼會士是以特殊的方式加入慈幼會團體：就是藉著奉獻的力量、團體的經驗、生活的方案（誓願）、以及獻身於使命。」（CG24, 236），在最近一封有關聖召的公函中，我曾勸你們要明確地推介奉獻生活的聖召，而且這樣寫道：「當然，在俗人士可以作出很多貢獻，可是鮑思高神父卻始終要獻身團體作為慈幼大家庭的核心。」（ACG 373, 41）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要求一個從事教育的人祇關心宗教的事務。其實有些俗世活動要求特殊的技能，而分散在一些在俗人士之中。然而獻身人士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他的生活理想是跟天主建立關係，這是耶穌向他的門徒所要求的，就是把奉獻作為聖德的依據和規範。

4.2.2.3. 非神職修士的培育

另一個經常提出的問題，就是非神職修士的培育過程，是否要以辨認的方式進行。實際上，非神職修士的培育和進修是關鍵性的步驟，能使他們提供有效的服務和貢獻。

這個論題必須審慎地研究，我們要清楚明白：神修、教育和牧民培育是我們使徒聖召的基礎，而技術或專業訓練則要跟個人的教育活動配合。最近修訂的「培育手冊」也採納了這個方針，而且已開始在不同的地區執行了。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資格的培養不但使非神職修士的聖召富有意義，能對使命作出特殊的貢獻，而且也是他有美好前途的秘訣。在上述的一些非神職修士中，我們可清楚看到他們的資格跟每天履行教育牧民愛德之間的關係。

關於這點，我們已在初期和持續培育方面有了頗大的發展，這是「培育手冊」要求我們進行的。

關於神職修士和非神職修士的培育，修會的基本方針是很清晰的，各會省應以負責的態度去執行。

關於培育，我們的會憲說：「每個會士通常都要經過一個相同程度的初步培育，劃分同樣的階段，有同樣的目標，內容也大致相同。不同之處在於各會士固有的聖召，他的天資才幹及本會使徒工作內，各類任務的需求。」（憲 106）

在「培育手冊」中，列明了每個慈幼會士所需的培訓，它的準則、內容和條件，以確保每人有適當的培育，好能提供一個符合本會使命的專業資格。

負責培育的長上應特別留意培育課程的質素，留意奉獻生活和專業技能的培訓，以及留意初期培育如何配合持續培育的進展。為達到這些目的，有時需要會省與會省之間的合作。主要的目標絕不可迷失，也不可置於次要的地位。會憲提醒我們說：「我們慈幼會士是一個由信徒組成的團體，旨在順從聖神的召喚，以本會的方式度修道生活，去實現會祖的使徒計劃：在教會內將天主的愛顯示並帶給青少年，尤其是較貧苦的青少年。」（憲 2）如果我們失去了這個目標，那麼我們的身份和我們的計劃也隨即失落了。

5. 聖召牧民工作：一項迫切的任務

從上述有關非神職修士聖召的反省、以及查諦修士給我們展示的聖德體驗，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努力推薦這樣的聖召，真是多麼的需要和迫切！我們的會祖和其他有聖德的會士，固然能對四周的人產生強大的吸引力，但歷史也給我們顯示，有不少方法和條件可以產生此類聖召，以實現本會的使命，甚至達到聖德的程度。

因此，我們必須尋找這類聖召在什麼地方，並如何加以栽培。我們必須堅決地投入聖召的牧民工作，這包括接觸青年，跟他們保持聯繫，向他們提出建議。承認和接納天主的恩寵是聖召牧民工作的第一個步驟。我們深信是聖神在我們的團體中掀起了非神職修士，並要繼續掀起他們。說聖召牧民工作是本會使命的一項首要任務，我在數月前的一封公函：「如今正是悅納的時候」中曾經寫過（ACG 373）。至於特殊的聖召牧民工作，則可參閱「慈幼會非神職修士」一書的第三部份。

這裡我無意重複過去所寫的事，我祇想趁著查諦修士即將列入真福的機會，促請所有會省、所有團體、和所有會士由現在開始，在未來幾年中，要在本會的聖召牧民工作中，以新而特殊的努力，去推介慈幼會非神職修士的聖召：大家為這意向祈禱，向青年們宣講和建議，並接納和輔導他們。

第一項具體行動應在本地的範圍內：即在每個會院和每個會省內展開，然後才在省際和區域的層面上進行。像我們那樣的一個世界性的修會，不但生活環境和敏感性有所不同，連對本會非神職修士的觀感也有差別的。總部長上們經常察覺到全球化的此種複雜現象，並了解到神恩互通的重要性，但又不願硬性規定同一的典範和同一的培育過程。

有些會省建議把促進聖召作為未來大會的主題，雖然它未被選作主題，但在大會中仍有它的地位，希望能實現某些條件，在團體中加入一些助長和鼓勵聖召的愉快經驗；而且也一定會談及不同形式的慈幼會聖召。我知道每次我們談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時，我們總要面對各項挑戰和

困難。

第一個明顯的挑戰，就是非神職修士的聖召在修會內逐步減少。這是所有修會的現象，有的修會情況更為嚴重，尤其是一些非神職修會。當查諦修士逝世時，本會正經歷著一個非神職修士聖召十分旺盛的時代，無論人數的增長和資格的栽培都處於高峰。後來情況就起了急劇的變化，正如我們可從統計數字上清楚看到的。這些都是反映廣泛的聖召形勢、奉獻生活狀況、以及修會各種現象的指標。

這些統計數字也可能是其他挑戰或困難的後果，正如上述的「慈幼會非神職修士」書中所寫的：「以完整、清晰和吸引的方式向青年們介紹本會非神職修士的修道、靈修和使徒形象，是有某種程度的困難的。不少研究在俗修會的會議曾找出了其中某些原因：就是缺乏此類修士的典範、在某些領域所流行的『神職意識』、缺少非神職會士的特徵、修會一般把非神職會士置於次要的地位、以及青年通常把聖召跟宗教的職務連在一起。」

在我的一封有關聖召的公函中，我曾指出今天向人推介奉獻生活聖召的困難：「我們的奉獻生活，甚至教友團體，都對修道生活沒有充份的認識，也不了解它的意義和價值。我們的奉獻生活方式已失去了它的能見度，在某些方面似乎是不能令人理解的。面對在俗人士的數目在教會職務和本會使命中日益增長，此種情況變得更令人擔憂。」（ACG 373 p.411）

這些困難與其削弱我們的決心，反該刺激我們作出更大的努力。關於這點，我認為最好引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奉獻生活」通諭中，有關聖召危機所說的話：「新的困難形勢應以安詳的態度去面對，因為向各人所要求的並非他是否成功，而是他是否忠於承諾。」（VC 63）所謂忠於承諾，就是忠於天主的恩賜和鮑思高神父的方案。

我們的第一個心態，應是信賴天主及向祂投奔。關於這點，我要引述一

位非神職修士寫給我的幾句話：「今天也可聽到『來跟隨我』的呼喚。我常很驚奇地看到，即使今天仍有不少能走司鐸道路的青年，選擇在慈幼會內成爲非神職修士。因此，在本會的聖召牧民工作上，我們應對此種聖召懷有信心，因爲它本身是完整的，要以滲透作用使它獲得尊重，而無需迫它跟神職聖召作出比較。我們必須相信，有些青年並不認同司鐸的典範，卻熱衷於獻身的非神職修士。他們爲什麼要作出此種選擇呢？所有理由都不足以解釋；因爲基本上，它是恩寵和自由的奧秘。推薦非神職修士聖召的方法有很多：例如講述鮑思高神父和本會的歷史事跡，介紹修會的現狀，直接或間接地叫青年跟典型的會士接觸，以及深入研究聖召的在俗特性。

我們已知道引發、激勵、接納、及輔導聖召的條件。我們必須以特殊和明確的形式，使人認識本會非神職修士的聖召，依照鮑思高神父的獨特神恩去突出我們的奉獻生活，並解釋它如何在本會的司鐸和非神職修士身上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提出一些辯認的準則，而避免一些陳舊和刻板的模式。

這樣的介紹方式是適當的，有時甚至是必要的，因爲在某些教會的環境中，非神職修士的聖召往往不大爲人熟悉，甚至完全陌生；而這種情況也會在本會的環境中發生。

但我覺得任何穩固的慈幼會聖召，都有以下四個特點：即是一、熱切渴望天主，愛祂在萬有之上，視祂爲生命的核心；二、仰慕鮑思高神父；三、熱衷於青年的教育牧民工作；四、友愛互助的精神，慷慨而容忍地與團體相處，沒有任何自卑感。

經常有人說，本會非神職修士的聖召，縱使本身是完整和重要的，卻不大爲人所了解，尤其涉及他作爲獻身人士的體驗，涉及他作爲教師和牧者的身份，以及涉及他激勵和傳授神恩價值的能力。這是在目前的環境中，一個向每個慈幼會士和每個團體作出挑戰的問題。

我們應怎樣做，才能使青年和合作者明白我們生命的基本動機，從而鼓勵他們來跟隨我們呢？答案可來自我們個人的生活經驗，來自培育的質量以及如何利用那些突出形象的重要因素。我們必須留意會憲和會規所提醒的某些可見的形象，例如「要負責和有效地」參與會院、會省、及世界性的團體生活，選舉行政負責人，出席會議及各類培育和激勵小組。一些不大正宗的組織或推介顯然是毫無價值的。善用預防教育法、親切地接待青年、徹底追隨耶穌基督、以及置天主於首要地位等，應是吸引任何修道聖召的因素和動機。以其他方法去吸引聖召祇是自欺欺人而已，祇有健全的基督化教育才能引人追隨耶穌基督。誰獲得此項恩寵的，就有責任使人認識，並把它傳授給別人。聖召是透過直接接觸而傳遞的，正如它在擁有神恩的人中所發生的，同樣它也要因聖召的美好而繼續發生。會士們越有信心和愉快地過著他們在主內的生活，就越有效地吸引別人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如果我們的神修和持續培育中心，組織一些會議和課程來研究司鐸和非神職修士的聖召，將是一件很有益的事。這些研究除了能對我們的聖召有深入的認識外，還能有效地激勵聖召牧民工作。我已要求中東會省和耶穌降生之地、克雷米桑（Cremisan）中心推行此類有關聖經的活動，而它肯定能開拓我們的視野。

查諦修士的轉求與聖召的興旺：一個卓越的見證

現在讓我們聆聽一位重要人物的見證，他曾親身經歷過查諦修士在非神職修士聖召方面的轉求能力，並很大方地把他的經歷告訴我們。他就是瑪略、貝戈利奧樞機（Mario Bergoglio），現在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總主教，當他提供以下的見證時，曾是耶穌會的省會長。

現在我引述一封他於 1986 年 5 月 18 日，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寫給慈幼會

司鐸勃魯諾（Fr Bruno）的信：

「親愛的勃魯諾神父：願基督的平安與你同在！你在 2 月 24 日的信中，曾要求我就非神職修士的聖召問題，寫些我跟查諦修士的關係，我已跟他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我們這裡十分缺乏非神職會士。例如 1976 年，當我首次認識查諦修士的生平時，我們最年輕的一位非神職修士是 35 歲，他是一位護士，四年後死於腦腫瘤。另外兩位年紀較年輕的分別是 46 歲和 50 歲，其餘的都是白髮蒼蒼的老人，有的雖仍在工作，但已屆八十高齡。這是阿根廷會省有關非神職修士的人數統計，使許多人認為此種形勢難以逆轉，將來可能不會再有聖召。有人甚至懷疑非神職修士是否再能在耶穌會中存在，因為按照事實去看，他們似乎很快就會消失。此外，不少地區正在努力為非神職修士塑造一種「新的形象」，看看以這種方法，是否能更吸引青年們去跟隨。

另一方面，耶穌會總會長阿魯佩神父（Fr Arrupe），一再強調非神職修士聖召在整個修會中的重要性，甚至說修會若沒有非神職修士，將不成修會。阿魯佩神父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確實很大，聖召危機不祇涉及某些會省，而是涉及整個的修會（關於非神職修士）。

1976 年 9 月，當我在阿根廷北部視察耶穌會的會院時，曾在薩爾塔的總主教府逗留了幾天。當我們在飯後一起聊天時，貝雷茲蒙席曾向我講述查諦修士的生平，又給了我一本他的傳記叫我閱讀。他那完整的非神職修士的形象，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我就認為要祈求天主，藉著這位偉大修士的轉禱，而賜給我們許多非神職修士的聖召。我開始做九日敬禮，也要求初學生們這樣做.....

在薩爾塔，我往往在各種場合中祈求天主和聖母增加會省內的聖召，我又向初學生們許下，如果初學生的數目達到 35 個時，他們就會在上主顯奇跡的瞻禮日上去朝聖，而這個數目終於在 1979 年 9 月達到了。

我又重新祈求非神職修士的聖召。1977年7月，有第一位年輕的非神職修士加入（現年32歲），同年10月29日，有第二位非神職修士進會（現年33歲）。」

信件詳細列出每年加入的人數，由1978年至1986年間，總共有16位非神職修士加入修會。然後他繼續寫道：

「自從我們開始祈求查諦修士，已有23位年輕的非神職修士加入我們的修會，其中5位在初學或初學後離開，而其餘18位仍留在修會內。為求得非神職修士的聖召，初學生、修士和非神職修士曾向查諦修士做了好幾次九日敬禮，我自己也做了不少次。我對他的轉求頗有信心，因為上述的聖召數字，在本會內確是罕見的。為了表示感激，我們決定在第二和第三版的敬禮耶穌聖心的小冊子中，把祈求查諦修士列入聖品的九日敬禮也刊印上去。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那些進入修會的青年們的質素，他們都想成為聖依納爵所要的那種非神職修士。對我們來說，非神職修士的聖召是十分重要的。阿魯佩神父曾說，沒有這類修士，修會將不成修會。他們有一種要以祈禱和工作滋養的特殊神恩，而且有助於修會的整體利益……他們是虔誠、愉快、強壯和勤奮的，而且清楚明白自己的聖召。他們感到自己有特殊本份，要為準備晉鐸的年輕耶穌會士祈禱。他們並不因自己不是司鐸而感到自卑，也不企圖成為執事或其他職位；他們知道自己的聖召是什麼，就設法保持那種聖召；而這肯定是件好事。這些就是我跟查諦修士，就非神職修士問題所發生的關係。我重複說一次，我對他的轉求很有信心，因為我們已把他視為主保，向他作了很多的祈禱。

暫時沒有其他消息。

主內 瑪略、貝戈利奧 S.J.」

這為我們也是一種極好的鼓勵，我們要為增加慈幼會聖善的非神職修士聖召，而請查諦修士為我們代禱。

結論：我們修德成聖的聖召

親愛的會友，讓我們準備接受教會透過這位會士的聖德，給予我們的恩寵和訊息吧！

查諦修士的形象是一種鼓勵和靈感，使我們關懷目前甚為迫切的牧民新領域，尤其促使我們要廣泛留意本會的非神職修士，他們應有下列這些特色：

1. 堅決要同鮑思高神父一起工作，執行「與我靈」的目標。
2. 度全面獻身生活，並在參與團體使命和兄弟友愛上表現出來。

三、不斷更新和發展自己的專業技能，作為行善的方法。

把查諦修士列入真福，奉他為本會和教會特殊典範的盛事，強調了第三個千年的奉獻人士的一個基本生活要素：就是靈修生活的優先地位，它是聖言降生的效果，能使人完成偉大的愛德行動。它是基督教會主要的宣示方式：就是徹底選擇愛情，堅決抗拒邪惡和模稜兩可的行為。也許今天的當務之急，並非建立許多教育機構，而是檢討我們個人和團體生活所傳達的訊息，是否像福音所要求的，是否像耶穌的言行舉止那樣。換句話說，就是要修德成聖！

在結束前，我不能不提及聖母進教之佑在查諦修士的聖召和成聖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

有一位証人作供說：「我認為天主忠僕查諦對聖母進教之佑的敬禮，是很少人能夠匹敵的。」在列品案的文件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段文字：「要

知道他如何熱愛聖母，我們必須閱讀他的信件。在這些信件中，他勸自己的親人要依賴聖母；說自己能進入修會，應歸功於她；承認自己能保持生命，也是聖母的恩賜；他又在字裡行間，多次談到聖母的助佑和轉求。」（Positio 229）

實際上，他把自己肺結核的康復完全歸功於聖母，並因此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天主，以服侍病人和貧民。他為恭敬聖母，每天都唸玫瑰經，在越瑪街道上踏自行車時，也唸玫瑰經；他又勸病人們每天都唸這篇經文。當他進入別人的屋子時，總是這樣的問候：「萬福，至潔聖母瑪利亞！」

這些都證明查諦修士時常想到聖母，聖母的思想激勵他忠於使命，像善心的撒瑪黎雅人那樣去照顧病人。會憲所說的話已在查諦修士身上完美地實現了，希望也要在我們的身上實現：「無玷進教之佑聖母，教導我們徹底獻身於主，也鼓勵我們為弟兄服務。」（憲 92）

親愛的會友，願童貞聖母瑪利亞，我們的慈母和助佑，支持我們和整個修會在慈幼聖德的道路上邁進，以造福我們所照顧的青少年。

這是我向各位和未來廿五屆全大的最佳祝賀！

**你們的總會長
若翰·韋基神父**

羅馬，2001年5月31日，聖母訪親慶日